

# “真正的人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存在”

郝孚逸

[摘要] 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包括人的存在,大致可表现为两种状态:一是具体的现实的存在状态,一是抽象的属于本质的,即哲学意义上的存在状态,二者密不可分,但又不能互相混淆。马克思所进行的关于“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哲学构建,是以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的人的存在为基准的,从开始到最后,都把人在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处境和地位以及所作所为、主要是劳动作为考查的重点,并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放在一起考虑。

[关键词] 真正的人的存在;人的哲学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存在

[中图分类号] B0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5-0552-06

作为本文题目的这句话的意思,引自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文是:“我的真正的宗教存在是我的宗教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政治存在是我的法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自然存在是自然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艺术存在是艺术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我的哲学的存在。”在这段话的前面,马克思还着重表明:“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sup>[1]</sup>(第329页)意思是说,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包括人的存在,大致都可表现为两种状态:一是具体的现实的存在状态,一是抽象的属于本质的,亦即哲学意义上的存在状态;这两种存在状态密不可分,但又不能互相混淆。以往和现今所产生的人的哲学问题的争论,除时代以及和时代有关的诸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之外,不少都同对这两种存在状态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比较好地揭示和解决了人的现实存在和哲学存在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就围绕马克思“我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我的哲学的存在”这一哲学思想,将其分为真正的人、真正的人的存在、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哲学存在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 一、“真正的人”就是现实的和体现人的本质的人

从古至今,尽管人的话题久见不衰,但迄今为止人的问题仍然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重大课题。从哲学的层面上讲,除古代的自然哲学和后来的宗教神学之外,大多都是以人的理性原则作为哲学思想的支柱甚至是根基的,于是打着各种理性标记的“哲学的人”不断出现。马克思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以现实的人及其本质为依归的,它不以人的抽象理性为根基。种种所谓“理性人”虽然在反映某些时代特征、社会面貌和学术成果等方面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如果用“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哲学要求去看,那就不仅难以避免挂一漏万,而且极易出现以偏概全。

试以所谓“经济人”和“道德人”这两说为例做点分析。

直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把这两说当作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支点并加以运用。实际上,“经济人”的概念并非斯密所创,“道德人”的概念在斯密那里甚至还没有形成,但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道德情操论》这两部著作的内容看,斯密又确曾发表了不少有关人的经济本

性和道德本性方面的重要思想。一般说来,在考察某种思想在历史上乃至现实中的地位 and 作用时,常常离不开对其进行哲学上的考察。斯密本人在上述第一部著作《论分工》一章中,就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哲学的功能:“随着社会的进步,哲学或推想也像其他各种职业那样,成为某一特定阶级人民的主要业务和专门工作。”<sup>[3]</sup>(第10页)斯密在这里所遵循的哲学原则不是别的,正是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用以认识和描绘世界的人类理性原则,所谓经济人、道德人云云,也就是这种理性原则的化身,人们常在叙述经济人和道德人时加上“理性假设”的界定,原因就在这里。

理性这个词语,在哲学史上本属认识论范畴;18世纪西方一些哲学家将理性范畴从认识论引申到社会领域,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人类社会进入到理性时代,本来是一大进步。然而对理性所由产生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不做具体分析,只是宣扬人类理性的永久性和抽象性,却又带来了不少认识上和行动上的问题。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把理性作为人类的本性,并从人的本性导出个人利己主义的思想。他和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一样,相信把握了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就能正确地解释社会方面的所有问题。在他看来,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乃至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从利益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斯密假设的经济人。在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又强调人都有一种本性,这种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怜悯或同情。在斯密看来,同情心是最基本的人性,同时也是最广泛的道德情感。这里便出现了一种双重的、甚至看起来是矛盾的人性:作为经济人,人在经济领域里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并尽力使其达到最大化程度;作为道德人,人应当关心他人,并尽力超脱自私状态。应该承认,对这种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的假设,历来都是有争议的。然而用历史的眼光看,却又不能不承认其有着合乎事实的一面。最近有人发表文章,肯定并赞扬当前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豪从事慈善活动,用大量钱财救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并以此作为对斯密关于经济人和道德人假设的当代运用成果,就多少说明身为经济人、同时又是道德人这两重身份存在的某种程度的现实性。

本来,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问题在斯密那个时代诞生,是有十分明显的时代印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出于自利的要求,运用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手段大力发展经济,使资产者越富而无产者越穷,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兴办一些慈善事业,是当时那个社会的实有情景。到了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较初期时大为提高,但贫富之间的差别却并未消除。在此情况下,一方面肯定经济的发展会使“强者”更富,“弱者”更穷;另一方面强调富者通过慈善活动救助穷者,这虽然不失其为好事和义举,但人的问题终究还是问题。人们如果把思想仍然停留在斯密那个时代的情景中,从经济人和道德人所固有的所谓永久人性出发去认识问题,那就无异于肯定资本主义初期所形成的规则,到今天为止,除了量的变化外,也是永久不会改变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改变用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性去观察事物的哲学思维方法,而代之以用科学的历史观作为观察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出发点。这就是说,以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为总趋势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由少数人统治或管理而广大劳动者群体则命定一直是被救助的弱势群体的状况是会逐步改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认定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客观真理仍将指导我们前进。坚持这样的科学历史观,既可以准确把握现实的人及其本质,同时也可恰当地评价像经济人假设这样的理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现实中的意义。

马克思所设定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唯物史观哲学的命题,而要全面理解和演绎“真正的人的存在”,其前提就必须是把“真正的人”当作真正现实的人去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中,所谓现实的人就是“有生命的个人”,而这种有生命的个人又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无拘无束、离群索居的“单子”,而是社会群体中并同社会血肉相连的具体成员。在马克思有关人的本质问题的重点言论中,都涉及到现实的个人同现实社会的密切联系:首先,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应当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不仅是劳动者在社会中赖以生存和从事活动的最基本要素,更是为全社会创造所有价值首先是经济价值、以及创造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的价值的最重要杠杆。其次,人的本质从现实性上讲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的生存和活动首先是劳动,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发生和进行的。

再次,人的本质趋势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这一趋势只能通过大家在不断的创新劳动中创造社会价值和人的价值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上述诸点表明,马克思在论述现实的人及其本质时,最主要的着力点是人类的实践,首先是劳动实践,最根本的关注点是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而最寄予希望的则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以往各种理论、包括斯密的理论之处,主要就在于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变革。从这一点上讲,所谓经济人、道德人以及其他各色各样人的称谓,将其视为特定情境下一定人群的某种态势则可,但要当作具有现实规定性和人的本质特征的“真正的人”来看待,相差则似乎不可以道理计。

## 二、“真正的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的人的存在

斯密在以较大篇幅讲述分工越细、越专业就越是对生产有好处的同时,有时也提到“片面的分工”会使工人变得愚昧,但又认为可以通过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看待这类问题却有不同的视角。他首先指出的是,包括斯密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指出:他们“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他们“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sup>[1]</sup>(第 232-233 页)。马克思也高度评价分工对于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意义,所不同的是,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看到了劳动者的不幸遭遇,并因此而联想到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和方法,而这种途径和方法又必然不可能是治标性的,这便是被称为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所由产生的初衷。

同样面对着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甚至同样谈论着人类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的分工以及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分配,马克思和他以前的思想家、包括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和道德学家之间的看法发生差异,关键之处究竟在哪里呢?有人说问题在于财富的分配不公,其实这一点斯密在不同程度上也是看到并且是承认的。有人说问题在于因分工的固定化而产生的教育文化之间的不平等,这一点斯密同样也是讲到了的,只不过很多情况下是说到而未做到,但现在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则是做得比较好了。马克思当然是从这些问题入手的,但却没有把注意力停止在这些问题上,而是始终抓住劳动和劳动者这一既关系到社会发展、又关系到人的发展的根本问题上。

早在发表于《德法年鉴》的文章中,马克思就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哲学命题。对此,有人在没有读懂的情况下讥之为“同义反复”。其实,这是马克思一生进行探索的永久性命题。人的最高本质是“人”,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问题在于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以什么样的思想品德和实践行为足以构成人的最高本质。对此,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作出第一次同时也是永久性的回答:劳动。在 1845 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进一步用“感性的活动”取代“感性的存在”,将人的实践、主要是劳动实践定为新哲学的核心范畴,从而实现了一段时期内在继承和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乃至青年黑格尔分子过程中所进行的哲学变革。在此之后,又把研究重点放到当代社会结构和人的命运的无穷思考之中,思考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劳动者如何摆脱社会的奴役和控制,其中也就必然包括如何摆脱劳动这一神圣事业所遭到的蔑视和鄙弃。马克思在设想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时,提出过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这当然要经过很长历史阶段的改革才能最终实现。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要把马克思对现有社会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构图融会贯通地加以理解,这不仅对于指导我们的现实工作有直接的意义,而且最终还会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真正的人的存在”这一哲学概念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内涵。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存在就是物质的同义语,与精神和意识相对,即所谓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存在包括自然和社会这两大物质领域及其发展过程。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人的存在”,当然离不开自然界,但主要的是指社会生活领域,这是因为,人的本性和本质从根本上讲不是由人的肉体决定的,也不全由外界自然条件所规定,而是在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下所形成的社会

特质。与此同时，人的本性和本质又不是静止不动和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人们在社会中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活动的内容和性质、活动中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活动的效果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等而发生各式各样的变化。一般地说，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社会存在，其内容大体也就是如上所说的这样。但要说“真正的人的存在”，其意义又远不止于此。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3]</sup>（第6页）我们以往经常说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现在说的比较少了），就是要求并且努力做到在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的实践中，在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文化素质和实践能力水平，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升自己的人生理想。“真正的人的存在”中人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的人的存在，人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的要求去设想自己应当怎么样，而必须是社会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并在参加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社会不仅会造就无数各行各业的人才，形成大量真正的人的存在空间，而且社会也会永远保持朝气蓬勃和生动活泼的和谐局面。

将“真正的人的存在”理解为人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的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及其本质这一哲学思想的完整表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哲学所体现的科学历史观。这一历史观超越其他各种历史观的科学之点，就在于它始终坚持人的历史观和社会历史观的统一。马克思为坚持这种统一所进行的研究，其中心点是自始至终抓住人的社会实践这个主题，一直没有把实践和历史本身的运动机制从现实的历史和实践中游离开去。在此基础上，凡是接触到有关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某些重大问题，与此相应的人的问题总是同样引起注意并作深入考察，这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一以贯之的。最突出的是在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的不同所有制时，一方面将社会制度分为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等不同阶段，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出发，提出了“人对人的依赖”、“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样的社会三形态理论。对于这一点，应当承认以往的研究工作是没有加以注意的。至于对马克思一贯重视和强调的分工和分配理论以及剩余价值学说等，是怎样在研究社会问题的同时特别注重考察人的问题的，则更是被漠视甚至误解的。

在实现人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的人的存在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解决人的主体作用和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人们有时把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理解为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似乎在物质与存在中不存在人的主体因素，而主体因素只存在于精神和意识之中。事实是：社会活动作为客体存在，本身就是主体的活动，没有人的主体活动，社会这种客体就不会存在。在另一方面，包含人的主体活动在内的社会客体存在反映在人的主观意识中同时又反作用于客体存在，有时又难免会有正确的和错误的这两种情况。看不到社会客体存在中的主体因素固然不对，但对主体和主观不加区别，以致把客观社会存在中人的主体意义和作为客体之反映的人的主观精神和意识混为一谈，也是不足取的。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由于这种从客体中抽出主体、又把主体和主观加以混淆的认识和做法，会不会是形成将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的人的存在这两个原本是统一的提法加以分割，以致产生所谓社会存在和人的存在这两种看法的相互对立的直接原因，我们不必作此武断；但因为人的主观和主体的分离、以及主体从客体中游离出来所造成的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种种不实乃至扭曲的状况，则是明眼人一望便知的。这在现实生活中固属常见，就是在哲学思维中也不时出现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论观点。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一个“区别”与三个“融合”

“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哲学存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哲学、唯物史观的剩余价值哲学，也可统称为经济学哲学。一种哲学有着这样几种名称，一方面反映出它那与众不同的独特内容，另一方面也道出了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独具的历程。其中最需引起注意的，便是一个“区别”和三个“融合”。一个区别，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观和“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区别；而三个融合则是“二分”（分工与分配）与“二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融合、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融合以

及经济学与哲学的融合。

要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观同“人性论”人道主义这两者区别开来,关键是要对其进行哲学上的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观作为哲学范畴自不必说,“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哲学含义则需要稍加解释。本来,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作为两个概念,前者专指一种带有哲学思辨和历史观色彩的抽象思维,即把人性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并且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因此通常也被称为抽象人性论;后者则泛指人世间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发生的那些善行,主要产生在伦理道德范围,有时也涉及思想政治领域。在以往的很长时期内,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虽属两个概念,但却一直合并使用,这就经常造成凡人道主义都带有抽象人性的色彩。现在提出“人性论”人道主义这个专门术语,特指一种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和核心的人道主义说教,这样既可以廓清其同日常生活中人道主义思想和行为的界限,也有助于突出其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马克思主义从未反对过人道主义。如果从马克思一生为争取人类解放、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解放的事迹来看,那还应该称得上是一位最伟大和最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人道主义,同其哲学人性观完全一致,其现实基础是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因而同“人性论”人道主义是走不到一起的。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观和“人性论”人道主义,那就是:现实的人和抽象的人的区别,结合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人的发展和用抽象人性来空谈人的自由本性等的区别;不严格把握这种区别,马克思的“真正的人的存在”就会被说成是像鲁滨逊那样独来独往的英雄,或者干脆臆造出一种漂浮在太空中的神话般人物。这种情况,不仅在当时马克思周围大有人在,就是在眼下恐怕也很难说没有。

下面要说到的三个“融合”,不是指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而是统一事物中内在的有机联系。比如首先要讲的“二分”和“二生”的融合,本来就是属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整体内容,只不过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分开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这是唯物史观的主要命题。然而围绕生产力生产关系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常常发生在“二生”的内容是否具有“属人”性这个争议点上。当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果离开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在理论上能说通;但从事实上看,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忽视以至无视人的问题、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问题,是常有发生的。马克思在构建唯物史观哲学之初,可以说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同时,就关注到并且开始论及人的分工和分配问题,而且经常将“二生”和“二分”问题结合在一起。事实正是这样:“二分”问题不仅是“二生”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只有时刻关注“二分”,才能始终把人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观是以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为出发点,那么,在“二生”矛盾过程中的“二分”矛盾的影响下,就必然由于人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差异所带来的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对人性的发展变化乃至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哲学,除了马克思所论及的有关人的哲学的思想观点之外,其理论基础和根源,应该说就蕴含在同“二生”矛盾融合在一起的“二分”矛盾的深刻内涵之中。有人担心强调“二分”会影响“二生”在唯物史观中的主导地位。其实这一点毋须担心,因为关于“二分”包含于“二生”之中的论见遍布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著之中,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分工和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这一矛盾的必要性日益显得突出。今天强调这个问题,可以说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是对这一原理的继承和发展。

将分工与分配的矛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分离出来,如同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分离开来一样,都不能正确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很清楚,如果说分工和分配直接关系到人性的发展变化乃至形成,那么这对于剩余价值学说而言就更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剩余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创造剩余价值的人可以是倍尝生活艰辛以及倍受歧视和欺凌的底层劳动者,也可以是进行创造性劳动、既能共建成就又能共享成果的社会公民。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不同地位和遭遇,以及对这一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分析和解决方案,既是唯物史观所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也是剩余价值学说所道出的人类命运的发展轨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赞扬了马克思的

两大发现；在同时所写的另一篇《悼词草稿》中，恩格斯又赞扬马克思“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sup>[4]</sup>（第372页）。两篇悼词的共同赞语反映出来的同一意思是，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剩余价值学说，所探寻和最终掌握的都是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规律。这里说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既包括人的社会、也包括社会的人的发展规律，这是只有唯物史观才能反映和预见的社会历史哲学，也是只有剩余价值学说才能体现和把握的人的历史哲学，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加以融合，就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剩余价值哲学。

实现上述两个融合，最后必然归结到第三个融合，即经济学与哲学的融合。这种经济学与哲学融合的结果，不是作为经济学的哲学分支或哲学的经济学分支，即当前正成为热门的“经济哲学”，而是明明白白的“经济学哲学”，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一种融经济学与哲学为一体的新型哲学。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哲学之所以诞生，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认定的“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哲学内涵有决定性的关系，因为这种存在既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也不是笼统的社会存在，而是以人的生产劳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活动为主体内容的客观存在。与此同时，将迄今为止仍被人们锁定在纯粹经济领域中的分工与分配以及剩余价值问题投进哲学视野，使其在成为经济学说的同时也成为关于人的哲学的学说，这就把经济学和哲学的外部联系改变成为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或若干门类，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不是属于哪个部分或哪种门类，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是以经济学为前提、基础和媒介的，这一切不仅为哲学提供研究资料，更是使哲学的内涵所由生成和深化的不竭源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经济学哲学体系，才使“真正的人的存在”这一哲学存在成为现实的人的存在，同时也使马克思哲学成为真正的人的哲学。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2]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责任编辑 涂文迁）

## “Existence of A True Man” is “Philosophical Existence” of Marxism

Hao Fuyi

(Hubei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 Wuhan 430077,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existence of man generally appears in two situations; one is that of material reality, another is that of abstract essence, namely in philosophical sense. These two situations are impartibly but cannot be mixed up. The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about “Existence of A True Man” that Marx proposed is based on man’s social being and existence of man in society.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it remains considering man’s status and behaviors in social life especially in socio-economic life as the focus of examination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human beings.

**Key words:** Existence of A True Man; philosophical existence of man; philosophical existence of marxism